

心香一瓣

## 冬天,你且等一等

徐 静

早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风里已掺了几分冬的寒意,可我总是想说:冬天,你且等一等!等柿子把山村的热闹再焐得暖些,等乌柏的红叶把离别染得再浓烈些,等秋日子里那些还没谢幕的景致,把最后的温柔都铺满人间。

你看山间的柿子树,早把灯笼似的果子挂满了枝桠。经历过霜降的洗礼,柿子的甜愈发醇厚,咬一口能甜到心坎里。可我总是觉得,柿子的坚守不只是为了这份甜。它们站在村口,立在山腰,红得惹眼,亮得暖心,像是特意留在秋末,等着归乡人辨认家的方向的“小灯笼”,等着孩童踮着脚摘下满心欢喜。那句“柿柿如意”,原不是什么华丽的祝福,是见过太多人情世故后,最朴素的期盼。就像这柿子,不声不响地挂着,却让清冷的山村多了几分烟火气,多了几分让人安心的热闹。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人们把这满树的甜尝遍,把这“如意”的念想揣进心里,再慢慢来吧!

还有田埂边的乌柏树,正把“情到深处”熬成最美的风景。每一片叶子都在认真斟酌颜色,从浅黄到橘红,再到深紫,层层叠叠晕染开来,已在枝头缠绵整整一个月。风一吹,红叶便打着旋儿落下,不是萧瑟的凋零,倒像一场热烈的告别。每一片叶子都拼尽全力,把最后的美留在人间,让离别也带着暖意。我常蹲在乌柏树下,看红叶铺满地面,像给大地盖了层锦缎。路过的人们说,乌柏是“最念旧的树”,总要把秋的尾巴留得长些,好让人们多看看这斑斓的景。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乌柏把这最后的热烈燃尽,等人们把这红叶藏进书页作纪念,再轻轻叩响季节的门扉吧!

墙角的紫花香薷,也在忙着把秋的惊喜递过来。细碎的紫色小花挤在枝头,像一把把精巧的小刷子,蘸着最艳的颜色,刷亮了角落的冷清。没人特意栽种它,它却自顾自开得灿烂,仿佛在说:即便不起眼,也要把日子过得热烈。

我总爱蹲下来细看,看花瓣上的露珠折射着阳光,闻空气中淡淡的清香。这香气不浓烈,却能涤荡心里的烦躁,让人想起“平凡也能发光”的道理。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这小小的紫花把最后的灿烂献完,等人们把这份“不起眼的美好”记在心里,再缓缓而来吧!

晒谷场的秋晒还没结束,玉米、豆子摊在竹筛上,被阳光晒得金灿灿的。种子在秋阳里慢慢失去水分,变得愈发精干;在秋风里轻轻摇晃,变得愈发坚定。它们不是在“等待凋零”,是在“积蓄力量”,把秋的阳光、秋的风,都藏进身体里,等着来年春天,在土里发芽、生长,再结出满仓的希望。老人们总说“秋晒是生命的升华”,“等待”从不是消极的停滞,是为了更好的“奔赴”。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这些种子把秋的能量蓄满,等人们把晒好的粮食收进粮仓,再悄悄降临吧!

河里的秋水已有些凉了,没人再敢

像夏天那样戏水,可阳光洒在湖面时,依旧泛着粼粼的光芒。我知道,再过些日子,这盈盈秋水会变成霜、变成雾、变成冰、变成雪,把湖面裹进冬的寂静里。可我也知道,不管变成什么模样,等到来年春天,它又会化作一场春雨,滋润土地、唤醒草木,把秋思念都融进新的生机里。这是水的约定,也是季节的守候。

冬天,你且等一等,等人们把这最后的秋波看够,把这“水的承诺”记在心里,再轻轻裹上寒意吧!

风里已能听见冬的脚步声,可秋还在忙着谢幕——层林尽染还没到最浓,银杏还没把金黄铺满枝头,人们还没把秋的甜尝遍、把秋的美看够。冬天,你且等一等吧,等秋把最后的浓墨重彩都画完,等人们把秋的温柔都藏进记忆里,再带着雪花,轻轻叩响人间的门吧!

毕竟,好的告别,需要足够的时间;好的等待,能让下一个季节,来得更值得期待。



春中湖风景如画 沈道银 摄

岁月留痕

## 我在淮河老街当一名小志愿者

陈嘉楠

今年夏天起,田家庵淮河老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热闹。天还没黑,马路两边的灯就亮了。不光是路灯,我看到,路边高大的梧桐树上,布满“蚯蚓”似的灯带,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好看极了。从远处望去,像天空眨着眼睛的星星,串在了一根根丝线上……

在淮滨街道大院子北约一百米处,一辆小平板车上放着一个大大的不锈钢桶,里面是烧好的红枣、银耳、黑米粥,稀稀的,香香的。有几位穿着红马夹的爷爷、奶奶,正住一个个杯子里舀,然后放在小桌子上。爷爷和我,都是淮南市红十字会志愿者。爷爷告诉我,“淮南好人”刘富东出资买了食材,烧好了绿豆汤和营养粥免费提供给农民工、市民、游客食用。他们已经在北头的桥洞和这里摆摊几十天了。趁着假期,爷爷要带我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其实,我很乐意参加。前年,我就随爷爷参加了为寿县残疾志愿者王士兵爷爷挖蜜薯活动。

连续三天,我端着营养粥,送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手里,说道:“喝点红枣、银耳粥吧,解渴,还有营养。”每次活动,都要坚持两三个

小时,必须把两大桶营养粥全部分发完。说真的,也怪累人的。不过,听到那些喝完营养粥的人说:“谢谢你,小朋友。”我朝爷爷俏皮地眨眨眼,好像也不感觉那么累了……

淮河老街有老茶馆、牛肉汤、鸡汤面……路边,摆满了一个个卖东西的车式摊位。好多市民来到这里,开心地看景、购物。一个剪纸作品的摊位前,一位阿姨拿起来一件,又拿起来一件,不舍得放下,估计她都喜欢。一家“老北头油炸土豆片”摊位前,围了不少人,都在品尝香喷喷的土豆片、豆饼什么的。三个叔叔拿着玻璃瓶像在打听着什么,爷爷告诉我,这是天兵汽水,是我们淮南自己生产的,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有名了。这次,随着电视剧《六姊妹》的播放,它和玉兔香皂、春燕酱油、淮南特曲等“老品牌”又重现了出来。爷爷给我买了一瓶,打开瓶盖,我喝了一口,甜甜的、麻麻的,还有点“辣辣”的感觉,可能是我咽的太快了,呛得鼻子里痒痒的,有点想打喷嚏……两个小朋友手里搅着麦芽糖,越搅越粘,轻轻舔一口,“啊,真甜。”

## 母亲的针线盒

张红艳

开始她每晚的“必修课”。那时我总感觉很神奇,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是怎样在小小的针尖上跳出了如此漂亮的图案?

那是一个除夕夜,我们围着火炉守岁,母亲忽然从针线盒里拿出绣花针和彩线说要给我们每人绣块手帕做新年礼物。她戴着老花镜借着火光一针一线地绣着,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庞,银针在她的手上飞舞,就像一只轻盈的精灵。我们三个孩子屏住呼吸看,生怕打扰到母亲,那一刻感觉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直到天边露出鱼肚白才终于绣完三块漂亮的手帕,大姐的是牡丹,小妹的是梅花,小妹的是蝴蝶,那是我们收过最特别的新年礼物。那块手帕,我珍藏至今。

如今我当了母亲,前几天儿子的小书包带子断了,哭着来找我。我下意识地向衣柜拿出了妈妈的针线盒,手指

触碰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时,突然觉得妈妈就在我的身后轻声对我说:“针要这样拿,线要这样穿,针脚要匀一点……”阳光照进屋里落在针线盒上,那些彩线闪着像是妈妈温柔的眼神。

我笨手笨脚地穿针引线,针脚远远赶不上母亲的漂亮整齐,但是当儿子背着缝好的书包,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当年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么做。这个针线盒子里装着的不只是各种针线,更是母亲用一双手和一颗心编织出来的生活态度,是在生活艰难困苦的时候依旧保持着美好的信念,在生活的破碎与残缺中缝合出希望与坚强的一种力量,这是一种世代传递的爱的象征。

有人会说,母亲留下的只是个小小的针线盒,但我明白,她留下的是整个家族的精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机

器可以代替手工,新产品可以代替旧物件,可那盏灯下缝缝补补的耐心,把破旧变成美好的智慧,平凡中创造诗意的情怀,是任何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合上针线盒,我心怀温暖与力量,母亲已经不在,但她留下的精神却借助这个小盒子得以流传。每次打开它,就像握着母亲的手,感受到那份不变的爱意,我也打算将来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媳,我也打算将来把它传给自己的女儿,就像母亲当年传给我一样,让这份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窗外夕阳西下,金色的光照在针线盒上,我仿佛看见妈妈的笑容,听见她轻声说:“生活就像这针线活儿,总有破洞要缝补,但是只要用心,每针都能开出花来。”是,妈,我知道了,这个针线盒子会永远是我家最宝贵的传家宝,它装着您的爱,装着家的记忆,装着一代又一代的希望。

人生百味

## 把冬天熬成一碗粥

南坡翁

祖母在淘米,她的手背上,有些褐色的斑点,指关节因为常年的劳动,微微有些变形。米是白米,掺着一些黄澄澄的小米。她把米倒进铁锅里,接了水,用手轻轻地搅动着。她不急不躁,慢慢地将水沥掉,再接上清水。她做这些的时候,神情是专注的,好像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事了。

锅放在了炉子上,蓝色的火苗温柔地舔着锅底。不一会儿,锅盖的边缘,逸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带着米味的水汽。这个时候,是有些寂寥的。窗外的天色,就在这寂寥里,一分一分地暗沉下去,最后变成一种混沌的、近乎墨色的蓝。

锅里有了些响动。不是声音,是一种感觉,是那水汽忽然间变得浓郁而急切,顶得那沉重的锅盖发出一下极轻微的、满足的叹息。祖母便站起身,走过去,将火拧到中心那一点点幽幽的蓝。她说,粥的魂灵,全靠这文火来“熬”,急不得的。

于是,真正的“熬”便开始了。这时的屋子,仿佛也成了这口大锅的一部分。寒冷被关在门外,成了一味无形的、却必不可少的佐料。那粥的香气,渐渐地,变得醇厚起来,是那种最朴实的、带着阳光和土地气息的谷物香。这香气暖洋洋地、慢腾腾地弥漫开来,爬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墙壁似乎也被这香气熏得柔软了,我的身子也跟着暖和起来,指尖不再是僵的,鼻尖也恢复了知觉。

我趴在桌上,看着带着粥香的白

世间万象

## 巷口的烤红薯

胡有金

巷口拐角处,背风的地方,总停着那辆三轮车。车上驮着个铁皮桶,桶身被烟火熏得乌黑发亮,像件穿旧了的棉袄。桶盖边缘不时逸出几缕白气,在干冷的空气里袅袅地散。大爷站在车后,两只手揣在围裙底下,那围裙也是油光光的,映着些生活的渍痕。

我走过去时,他正用铁钎揭开桶盖。一股更浓的白汽涌出来,带着甜丝丝的焦香,瞬间把周遭的寒气都熏软了。桶里卧着的红薯,一个个皮开肉绽,露出里头金黄泛糖的瓤。有的地方烤得过了,凝成深褐色的糖浆,正慢慢地往外渗。他夹出一个,掂了掂,棕色的皮上皱皱的,带着炭火走过的纹路。那热气透过牛皮纸袋,直往掌心里钻,先是烫,接着是实在的暖,这暖意顺着经络,竟一路传到心口上。

捧着这热烘烘的物件,不由想起白居易那句诗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虽不是酒,但这寒天里的暖意,邀饮的怕不只是身子,更是那一份飘忽的心绪了。此刻的红薯,便是我的“绿蚁新醅酒”了。

大爷话不多,收钱、找零、递红薯,动作慢腾腾的,却自有种安稳的节奏。他的脸是古铜色的,皱纹像干涸河床的龟裂,深一道浅一道,记录着风霜。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跑来,熟门熟路地指着其中一个。他点点头,挑了个更大的递过去,又摆摆手,意思是多出的不算钱。那女孩鞠个躬,笑着跑了。他望着那蹦

跳的背影,眼角皱纹微微漾开,像是石子投入静水,那笑意是浅浅的涟漪。路灯次第亮了,昏黄的光落下来,将他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下班的人流匆匆走过,不少人会在这小车前驻足片刻。仿佛买的不是块红薯,而是这冬日里一段触手可及的慰藉。它廉价,却实在;朴素,却温存。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这巷口的一点炉火,竟成了许多人心里安放乡愁的角落。我想起古人说的“红泥小火炉”,这铁皮桶,不正是都市里的小火炉么?它暖着过往行人的手,也暖着一段渐行渐远的记忆。

儿时在乡下,冬夜里,祖母也会在灶膛的余烬里埋上几个红薯。等我们玩够了回来,刨出来,顾不得烫,一边吹着气,一边剥开那喷香的皮。那时的夜似乎更黑,星子更亮,而红薯的滋味,也仿佛格外地绵长。如今,那灶膛早已冷了,故乡也远了,只有这巷口的味道,依稀还连着那段旧时光。

纸袋渐渐不那么烫手了。我掰开红薯,一股白气袅袅升起,金黄软糯的肉,在灯光下泛着润泽的光。咬一口,那甜是质朴的,厚实的,带着泥土的诚恳。它不惊艳,只是妥帖,一直暖到胃里,也暖到记忆深处。铁皮桶的白气还在幽幽地飘着,混入都市的夜色里。大爷依旧揣着手,静静地守着这点星火。我知道,明天,后天,只要冬天还在,这巷口就总会有这一抹暖意,等着每一个需要它的人。



银杏铺金

沈庆功 摄